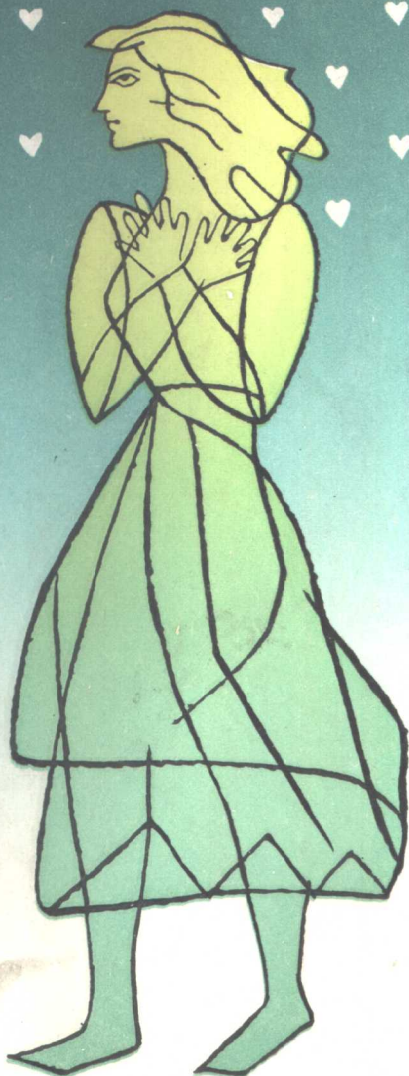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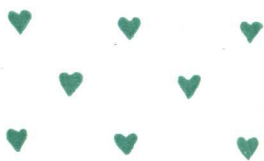


少女的忏悔

现当代法国小说集

I565.4 / 123





少女的忏悔

现当代法国小说集

30716/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少女的忏悔

现当代法国小说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3 字数 290,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500册

ISBN 7-5327-0500-5 I·220

定价: 5.65 元

引 言

这里汇编法国十一位现代作家的小说作品，篇幅长短不一。翻译介绍法国现代文学作品是一项费力耗时的的工作，它期待着有真知灼见的专业工作者认真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建设工作。这十一位作家中玛塞尔·普鲁斯特、安德烈·多泰尔、雷蒙·拉迪盖应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代人物，其余则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作品的新一代小说家，这几位小说家辑入的作品大体都是四十年代以后至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从总体上浏览这十一篇作品必能感觉到与十九世纪巴尔扎克以来的小说迥异其趣，也许可以说其中有几篇作品现代主义气氛相当浓厚；尽管如此，人们时也不难察觉这些新颖的现代小说毕竟仍然闪耀着法国文学传统色彩。法国文学传统自始至终充溢在法国文学发展之中，是不可能割断的；而且愈是富于独创性，就愈是有传统精神。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发展的历史在本世纪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替转换。这种说法不免与那个出名的公式很为相近，即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交替斗争发展。如果接受文学发展的动力是文学内部矛盾斗争这一规则，那么，用传统与非传统同时并存又归于传统如此往复不已这样的说明似乎更为妥帖易解。文学、艺术一经以一定物质形态出现于现代社会之中，形式和内容必出之以新颖独创，否则就不可能或难以具备社会传播和满足审美要求的效能。人们在小说作品中总是期待看到新的人物、新的景象，听到新的话语、新的声音，从而获得其所预期的解释和意义。文学是个别意识活动的语

言表现；不存在普遍同一意识或意识活动；人们在一本书里拒绝听到任何书籍中不分彼此唯一的意识表白，非个人化往往也是个性化的一种表现方式；科学观点或思想情感表现看来也并不一律是上帝唯一独有的宣示。有概括面广阔的思想观点，但作为对于世界作出反应的意识表现的文学作品只能是单一个人（作家）的叙述。任何作家在作品中陈述的只能是他个人的话语。意味深长的是文学上千万人的千言万语最后还是汇入传统，如此千变万化生生不息，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法国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已开始逐渐纳入文学史之中。不过，若是近距离去加以细察领会，那么，现今的作品又是与过去相异的、独特的、新颖的，出于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又各自不同。这种现象十分引人，阅读的情味即寓于其中。

法国二十世纪小说确实与著名的十九世纪小说有显著的差异。从外观可以明显看到的形式与方法的差异来源于对于现实的理解各不相同的迫切期求。没有艺术家不是从自己所献身的工作中认知人所能感知的，一切无不是来自周围的现实世界。巴尔扎克毕生辛勤寻求表现现实世界的方法并取得伟大成就，但是在他的作品仍然时常可以看到对某种不可言传的东西、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试图给以传达与解释而未能尽如人意^①，巴尔扎克在怅惘之中有时求助于神秘学说，或者以长篇议论介入小说描写。二十世纪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着力点放在发掘隐藏在现实世界后面的所谓“第二世界”或“第二现实”，这个不显露于外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显示着意义的世界。关于小说的观念因此发生变化，小说的基本结构也出现了变易，意识的各个方面、与之相关的小说叙述方法、时间与空间，甚至阅读小说的人等等因素纳入小说，有

① 卡夫卡说：“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可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

时甚至扮演着比直接观察、直接经验、理性更为重要的角色。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样的定义看来也不能不有所更动，因为小说作为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外现或表现，纸上写出来的只能是一个人的话语，以一个人的话语叙述他人的情境及话语，而不是教科书上的语言。普鲁斯特写他那部长篇小说与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从对待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在根本意向和态度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是雄心勃勃的艺术试验，企图通过两个世纪之交法国上流社会生活和风俗描写表现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隐伏在现象之后的图像和逻辑，展现其中的本真面貌及其全部含义。普鲁斯特作为现代小说先行者的地位就在于他在作品中提出并加以试行与过去不同的现代小说叙述理论。现代小说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强调并且找到一定的手段解决小说叙事展开需要有一个标志，一位叙述者，一个参照系统，一套技法与形式，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以求对现实现象描绘中，烘托出自现实性的内在涵义，真实的深层结构，现代人急于理解事态的真象与意义即潜存于此，诗意也在于此。现代人寻求事物的潜在意义远甚于古人，现代美学意识希图透视未知或不可知的方面。这里译出的普鲁斯特的《少女的忏悔》是作家的早期作品，近于小品，但是普鲁斯特笔意依稀可见。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吉娜》，从描写的对象看，是现代常见的题材，但是作为新小说，其用意显然不在说故事，在现代小说中题材不占主要地位，重要的是发现那种隐秘的东西，小说《序言》表示故事不能纳入小说，说“作品以其纷繁而又不可缺少的素材在重新剪裁着一个现实（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剪裁的方式极其执拗，令人迷乱……”“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规则相比，这里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可能性几乎永远显得太小”。这里郑重宣告的其实是小说家的主张的重申，也是迷乱人们眼目的手法，如同其中说的“假护照”、“伪造现场”一样，意在说明新小说要如实地物质地描写现实的混乱无序和缺乏

理性，有目可见、亲身可历的现实状况，不过是一种剪裁，而小说家苦心经营的却是将真意暗藏在作品深层结构中；文中显示于人的是伪造的现场，内在的东西需要加以发掘。另一位当代富有特色的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致力于探求人自身的历史踪迹，“我”的史前史，以求找到自身一个真正的“坐标”，这与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紧迫寻求飞黄腾达的未来，司汤达小说中人对幸福的追求，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以至莫迪亚诺等等也许是在二十世纪小说领域中标出一条新的传统的发展线索，能不能作这样的预测？

现代法国小说当然并不局限于此。不过，完整地介绍这些作品却决不是那些投机性的文学杂货商所能办到的。对此，我们只能期之于来日。

王道乾

目 录

引言 王道乾 (1)

马塞尔·普鲁斯特
少女的忏悔 郑克鲁译 (1)

安德烈·多泰尔
让维埃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朱松年译 (14)

雷蒙·拉迪盖
魔鬼附身 邓丽丹译 (28)

吉尔贝·塞斯布隆
一个小铜板 宋维洲译 (119)

莫里斯·德吕翁
扎尔金先生度假记 罗国林译 (140)

米歇尔·戴翁
茉莉花香 徐志仁译 (156)

皮埃尔·加马拉
大海和歌剧院 黄天源译 (172)

阿兰·罗伯-格里耶
吉娜 华青译 (181)

安托万·布隆丹
深夜小曲 施康强译 (263)

弗朗索瓦丝·玛莱-若丽丝
科尔代莉亚 郑克鲁译 (271)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环城大道 张寅德 思远译 (289)

少女的忏悔

马塞尔·普鲁斯特

郑克鲁译

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法国著名小说大师、现代派小说先驱者之一, 1871 年生于巴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 父亲是一位学者, 母亲是犹太股票经纪人的女儿。普鲁斯特可说是半个犹太人。他从九岁开始, 患哮喘病, 重病缠身终其一生, 1922 年去世。1882—1889 年, 普鲁斯特在巴黎大资产阶级子弟集中的一所学校贡多塞中学读书, 结识了不少有钱的朋友, 很早就进入了巴黎社交界, 此后又经引荐进入巴黎圣日耳曼区大贵族世家社交界, 与当时文化艺术界、社会名流如法朗士等, 也有往还。这位作家一生没有正式从事过任何职业, 但在他少年、青年时期, 作为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艺术爱好者, 对上层资产阶级、贵族社会以及当时知识界却有很深的体验和丰富的阅历。从普鲁斯特作为患病者、艺术爱好者和社会观察者的一生看, 这就产生了他的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 细致入微的内心分析和自省, 对直觉意识的发掘, 独特的艺术思维, 对于人和某些社会现象从个人心灵感受的角度剖析和再现。普鲁斯特对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有较深入的研究, 并翻译介绍了罗斯金的著作; 与普鲁斯特同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 也对这位作家的美学思想形成起过重大影响。

普鲁斯特自 1906 年起哮喘病发作日趋严重, 户外的阳光、花卉的芳香等对他都是致病的因素, 因此闭门不出。据说, 为避免日

光与声音的刺激，他把在巴黎的住所房间内壁全部用软木覆盖，重帷四垂，在幽暗的房间里白天休息，彻夜不眠，抓紧时间进行写作。这就是他从三十八岁开始，抱病十五年写出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忆逝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几乎与卡夫卡、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时，普鲁斯特为西方现代小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改变了小说的传统观念，为现代小说在题材、技巧、表现方法上开辟了新途径，超越时空概念的人的意识、潜意识活动在小说中占居极为重要的地位。普鲁斯特在现代欧洲文学史上已被公认是一位十分重要的有独创性的大作家。

《少女的忏悔》（*La confession d'une jeune fille*）选自他的短篇小说和随笔集《欢乐和时日》（*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 1924），这篇小说采用回忆的形式，描绘一个少女在临终前对自己的堕落的悔恨。不难看出，普鲁斯特的创作风格，在他这个早期作品中已有所体现。

编者

在强颜欢笑中寻求遗忘，醉梦中，
丁香花的馨香虽使人伤感，却又显得
更加纯净。

（亨利·德·雷尼埃^①）

终于临近解脱了。不消说，我很笨拙，枪开得不准，几乎自杀未遂。不消说，最好一下子就死去，不过他们毕竟无法取出子弹，而

① 亨利·德·雷尼埃（1864—1936），法国当代小说家、评论家，1912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且我的心脏已意外地开始发病了。这事儿不会拖得很长久了。可是还得要一周的时间！这事儿可能还要拖一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只能竭力使自己重新沉浸在那可怕的不斷回忆之中。倘若我不是这么虚弱，倘若我有足够的毅力使自己能够起床，出门，我要到乌布利去，长眠在那个花园里，那是我直到十五岁为止每年夏天避暑的地方。那里到处有我母亲的身影，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过的。因为不管她在还是不在（尤其是当她不在时），那里总是充满了她的身影。对于一个满怀爱恋之情的人来说，“她不在”难道不是“她在”的一种最确实、最有效、最持久、最难以破坏、最符合真实的形式吗？

我的母亲总是在四月底把我带到乌布利，两天后她离去，五月中旬又来待两天，然后在六月最末一周再来找我。她那十分短促的来临真是一件使我感到最为愉快又最为难过的事情。在这两天中，她对我百般温存，而平时，为了使我的性格变得坚强，使我病态的敏感变得平静，她很少对我温存。她在乌布利度过那两个晚上时，都到我的床前道晚安，这是她早已改掉的老习惯，因为我过去总是会因此而感到过分欢乐，同时又过分难过，想唤她回来，对我再说一声晚安，可是又不敢这样做，然而心中却越发感到强烈的需要，于是就想出一些新的借口，什么我的枕头枕得太热，得把它翻过来啦，我的脚冰冷，只有她捧在手里才能焐热啦，这样，我就再也睡不着了……那么多的美妙时刻都使我额外得到一份温情，我感到正是在这些时刻，我母亲才露出了她的本色，她平日的那种冷淡的态度想必使她很难受。她离开的日子，是我绝望的日子，我攀住她的衣裙，一直跟到车厢里，哀求她把我带到巴黎去，我完全能够从她假装出来的神态中看出她真实的情感，我那“愚蠢而可笑的”忧伤的态度惹得她表面上又喜又恼地责备我，想教我学会克制，可是实际上她却显然与我有同感。我现在依然感觉得到她有一天动身

的时候我是多么激动(这样的激情依然如故,并没有因今日痛苦地回顾而改变),因为我当时欣喜地发现,她怀着同我如此相似、而且更为深厚的温情。这一发现如同一切发现那样是早已预感到的,猜测到的,可是事实却好象又那么经常地与此相悖!我最甜蜜的印象是她回到乌布利来的那几年的情景,她回来是因为我病了。不仅她出乎我意料之外多看望了我一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还不加掩饰地、无拘无束地向我倾注了她的柔情和温存。即使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失去她这份情意,而觉得它更为亲切感人,她这样的柔情和温存也已使我十分迷恋,以致我对自己日渐康复并不感到高兴而总是十分忧愁;因为当我恢复得相当健康的时候,我母亲便可以离去,这一天已临近,而且在此以前我的病情已经不是那么严重,因而她已恢复了原来的那种严厉、毫不宽容但又合理的态度。

我那时住在乌布利的舅舅家里,有一天,舅舅不让我知道我母亲要来,因为当时有个小表兄来看我,一起待了几小时,如果我知道了这个消息,那我就会又喜又焦急地等待她的到来而无心顾及他了。我那时就象所有和我同年龄的少年一样,有着和他们一样多的各种不好的倾向,后来,那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又起了助长的作用,而这次舅舅保守这个小秘密也许可算是其中的第一个。这个十五岁的小表兄——我十四岁——已经十分放荡,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感到既羞愧又动心,因而立即哆嗦起来。我津津有味地听他讲,任凭他的手抚摸我的手,这是一种彻底毒化了的快感;过了一会儿,我才有力量离开他,逃到花园里去,发狂般地感到需要我的母亲,唉!我知道她在巴黎,却不由自主地在各条小径上呼唤她。当我在一条林荫小径前经过时,突然瞥见她坐在长凳上,笑吟吟地向我张开双臂。她撩起面纱,要拥抱我,我泪如雨下,扑向她的面颊;我哭了很久,一面告诉她这些不堪

入耳的事，这是只有象我这种年纪的人，年少无知，才会告诉她，而她也不可思议地居然会听我诉说，可是并不明白个中含义，她的慈爱的态度减少了这些事的重要性，减轻了我良心的重负。这重负在减轻，减轻；我的不堪重负、受屈辱的心灵振奋起来，愈来愈感到轻松，充满了力量。感到有许多话要讲，我的这些感觉十分明显。一股神奇的柔情从我母亲身上和我重新变得纯洁的心灵中飘逸而出。我马上在鼻孔底下闻到非常纯粹、非常清新的香味。这是一棵丁香树在发出隐隐的清香，它的一根枝条已经开花，被我母亲的阳伞遮住了。鸟儿在树梢上啁啾啼鸣。更高一些，在绿色树顶之间，蓝色的天空是那么深浓，仿佛这是天宇的入口，从那儿你能不停地上升。我拥抱着母亲。我从来没有再感受到过这样抱吻时的温情。翌日她又走了，这次离去比以往的分离更使我感到痛苦。在快乐的同时，我似乎感到我已犯了过错，而必要的力量和支持者却离我而去。

历次分离不由得使我明白，不可弥补的事有朝一日总要来临，纵然那时我还从未严肃考虑过在我母亲死后继续生活的可能性。我决心在我母亲去世后立即自尽。后来，母亲的离别使我更为辛酸地意识到自己对此已习以为常，觉得自己已不再为此而伤心，因而感到极度自卑，万分痛苦羞耻。不过，这些感受随后都被否定了。如今我尤其想念那个小花园，因为我过去跟母亲在那里共进过早餐，作过无穷的遐思。这些遐思我总觉得有点忧郁，庄重得象具有象征性的图形一样，然而柔美，曼妙，往往是淡紫色的，有时是紫色的，近乎黑色的，而且具有优美而神秘的黄色形象，有的则是完全白色的、娇弱纯真的形象。如今我在自己的记忆中把过去的这些遐思都搜集起来，它们忧郁的色彩，由于已被理解，已变得越发浓厚，而它们的柔美、曼妙的特点则永远消失了。

二

这回忆的清澈的泉水怎么竟然能够再一次喷射而出，流淌在我今日不洁的心灵中而不受污染呢？这清晨的丁香花的香味穿过难闻的重重烟雾而不混杂其中，也不减弱，它究竟具有怎么样的本领呢？唉！我十四岁时的心灵现在在我身上，同时又远离我的躯体，在我身外复苏了。我深知，它不再是我的心灵，而且要使它重新变成我的心灵，这已不取决于我了。不过我过去并不认为有一天我会留恋这样的心灵。它是纯洁的，但仅此而已，我还得使它变得强有力，将来能胜任最崇高的任务。在乌布利，当我在白天炎热的时候同母亲到波光粼粼、鱼儿出没的水边去过之后——或者一早一晚同她在田野里漫步的时候，我时常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可是这未来却始终不够美好，不符合她的喜爱，不符合我要使她高兴的愿望，而且至少也可以说同我的想象和感受的力量——如果不提意志的力量——并不相称，这些力量在我心中激荡，喧嚷嚷地召唤着那将使它们得以发挥作用的命运，连续敲击我的心扉，仿佛要把它敲开，冲出我体外，投入生活中去。这时，假若我全力跳起来，千百次拥抱我的母亲，象条小狗往前跑出老远，或者没完没了地留在后边，采集丽春花和矢车菊，然后高声叫喊着把它们捧回来，这不是出于散步本身和采摘花卉所带来的愉快，而是为了表示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感到这种生活就要完全实现，而且无限地扩展，它的远景比那些森林最远处的天际更广阔，更迷人，我真想一跃而达到那种境界。如果我目光中充满激情，心儿乱跳，心醉神迷地将你们这些矢车菊、苜蓿和丽春花一束束地捧走，如果你们使我又笑又哭，这是因为我把当时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如今，这些希望象你们一样已经枯萎，腐烂，象你们一样没有开花便

回到尘埃中去了。

使我母亲忧伤的是，我缺乏意志，我做什么事都是凭一时的冲动。不过只要这种冲动始终是在我的头脑和心灵中产生的，那么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尽善尽美的，却也不是真的不好。实现我所有的美好的工作计划，使心情平静的计划和增强理性的计划，这是我母亲和我最为关心的事，因为我们感到——她的感觉更明确，而我的却是朦胧的，但是十分强烈——实现这些计划只不过是在我的生活中反映出这样的情况：我亲自在头脑中树立起她所设想和培养的这种意志。然而，我总是将实现计划这件事推迟到第二天。我给自己时间，有时我看到时光流逝而难过，可是，我的时间还多着呢！不过我有点担心并且隐约感到，这种缺乏志气的习惯，随着岁月的流逝，开始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我身上，我忧郁地觉察到，事物不会一下子改变，为了改变我的生活，树立起我的意志，不该指望一个将使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如愿的奇迹出现。希望有意志力是不够的。恰恰必须具备我没有意志力便不可能有的东西：决心。

三

欲念的狂风，
使你的肌肤象破旗般劈啪响。

（波德莱尔）

我十六岁上得过一次病，很不好过。为了使我散散心，人们让我涉足上流社会。一些年轻人常常来看望我。其中一个淫邪恶毒。他的举止既文雅又大胆。我爱上了他。我的双亲得知后，没有贸然过问，免得使我感到很难堪。我见不到他时就想念他，终于堕

落到尽量象他那样恶劣的地步。他几乎总是出人意外地引诱我做坏事，然后又使我习惯于听任头脑中产生各种坏思想而毫无抵抗的意愿——然而这样的意愿却正是能使那些从罪恶的阴暗处冒出来的坏思想缩回去的唯一力量。我们这场恋爱结束的时候，我那习惯已经养成，这时不乏无行的年轻人想利用这种情况。他们是我的过错的同谋，看到我良心发现，就为我的过错辩护。起先我后悔万分，承认自己犯了过错，但是没有得到谅解。我的同伴们不让我继续向父亲求饶。他们慢慢地说服我，使我相信少女们都是会做出这样的事来的，做父母的仅仅佯装不知道而已。我不断被迫扯谎，不久我便想出办法，用沉默来掩饰我的谎言，因为保持沉默是必不可少的。这时，我的生活已不再使我感到满意；我幻想，我思索，我还在感受。

为了散心和排除这些不良欲望，我开始经常涉足上流社会。那里枯燥乏味的娱乐使我习惯于生活在持久不变的小圈子中，而且我已不再喜爱清静，同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能够神秘地感受大自然和艺术给予我的欢乐。我去音乐会的次数从来也没有象那几年里那么频繁。我一心只想在漂亮的包厢里受人赞赏，对音乐的感受从来也没有象那段时间里那么肤浅。我总是听而不闻。即使偶尔听到了，我也早已不能领会音乐所揭示出来的全部内涵。我的漫步也变得索然寡味。以前足以使我整天高兴的东西——照黄了草坪的一缕阳光，伴随着最后的雨滴而散发的树叶的清香——都象我一样失去了优美和欢快的韵致。树林、天空、水泽仿佛都背离了我，即使我单独地面对着它们，郁闷地询问，它们也不再喃喃地作出那些往日令我高兴的含混的回答。水泽、叶丛和天空的声音所通报来临的神圣客人，只愿拜访那些生活在它们中间因而心地变得纯洁无瑕的人。

这时，我就寻找一种相反的补救办法，因为我没有勇气采用那